

此同时，我也深深为各位大学同窗在各自工作岗位上所做出的成就感到无比自豪。

这些年来，我也偶尔返回母校，怀着对清华园的眷恋，每次都力图寻找大学时代生活的足迹。母校发生了很大变化，工字厅后面“水木清华”牌匾依然悬挂，美丽的二校门后的草坪两侧清华学堂、科学馆和草坪前方的大礼堂都呈现在我的眼前。扩建后的图书馆更加壮观，古老的西区体育馆更显勃勃生机。学校东区变化最

大，陪同我们度过五年半生活的东区8号学生宿舍楼已不复存在，学校主楼两旁建筑林立。随着学校的发展，新兴学科和学院不断建立。我由衷地为母校的发展感到高兴，母校已经向着世界一流大学前列迈步行。

在毕业60周年之际，我衷心祝愿母校焕发青春的活力，在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事业中作出更大的贡献。

2022年4月于北京

## 四十年交往话变迁

○多文礼（1977级化工）



多文礼  
学长

20世纪80年代初在北京读研究生时，有北京同学跟我慨叹人生跨越大，意指我从遥远落后的小乡村，到了大都市见世面。还说有可能出国，会更开眼界。那时谈人生，开玩笑。如今，身在加拿大，感慨我们这代人，目睹了中国天翻地覆的变化！

作为恢复高考后的第一届学生，在校期间说得最多的是又红又专，还有强调体育锻炼，“健康工作50年”，其涵义跟“自强不息，厚德载物”校训意思相近。

2012年为纪念毕业30周年出版的《延

伸的墨迹》，内有我一短文，以坐火车的经历，感受中国的巨变。我今年毕业40周年，继续延伸，回忆一些琐事，从多个视角感叹时代变迁。

1980年的获奖小说《陈奂生上城》，反映了那时的城乡差别。1978年3月入大学后，我也上城了——京城。初次去书店看到那么多图书，眼花缭乱，竟然有专为高考准备的整套数理化复习资料，感觉不久前，我多么想要它！于是为正在上中学的弟弟买了一摞。或许因老家天晴日晒，风沙大，年轻妇女常年都戴口罩，围头巾，当时青睐一种鲜绿色的方形头巾，却难以买到。可我发现北京商店里有的是，就给我三姐买了一块。还见到老家长辈们说过的最有名的大前门香烟，便给我哥买了一条。

没想到，靛绿头巾的出现，在方圆邻里引起关注，好多人，几次找我们家，寄钱让我帮助购买。就这样，我成为驻京

## □ 值年园地

“使节”，买过各种样式的衣物，甚至猴皮筋儿。我多次收到汇款单，频繁逛商店，去校内邮局寄包裹。邮包送达有快有慢，但从未丢过。当然，最好还是赶上放假时我亲自背过去，甘做快递小哥。

我不仅把“洋”玩意儿引入家乡，也会携“土”特产回京。1979年初寒假返校时带来最好的年食，有雪白的馒头，金黄的油馍、馓子等，让同学们尝尝。别的同学也从外地带来食物，我都觉得好吃。但好几位北京同学说我带来的没什么味道，不甜不咸。头一次听说要往面里添盐加糖，大概这就是生活的地域差别。暑假后带来的西北特产，倒是很受欢迎。“吃瓜”是当下网络热词，但我打小就看重，从几千里外背来几十斤，有蜜瓜、西瓜、白兰瓜。因为家乡阳光充足，昼夜温差大，白兰瓜尤其香甜。那时北京没有这个，算填补空白。见同学们喜欢，受到鼓舞，后来一次比一次带得多。都说礼轻情意重，那我礼“重”呢？情谊更重吧！从大学到中科院研究生院，再到中科院化冶所，我一直坚持背瓜入京。后来，也让老丈人家尝到了这白兰瓜的“甜头”。1981年夏那次，因正道铁轨被雨水冲垮，借道北上回京的70次列车人满为患，车门根本打不开。在武威站送行的朋友，将我和行李从车窗塞了进去。所带的瓜袋太重，推进车里砸着人了，差点惹麻烦。1983年夏，带两袋瓜回京，北京站下车后转乘仅有的1号线地铁去中科院研究生院，在玉泉路站下车后分两次把瓜袋搬上去，可能旁边人以为我是在地铁里摆地摊。后来，又将部分瓜转运到清华南边的化冶所。过了几天，我邀请在清华读研究生的多位同班同学，搞了个毕业一年后再相聚

的瓜宴，同学们兴高采烈，畅谈毕业后的经历感想，让我觉得千里运瓜虽遭难堪，但非常值得。

再说就要涉及科技了。有老乡朋友想要一架120双镜头照相机，托我在首都买。这型号，如今属古董，当初乃新式武器。几个月里，我带着现金和工业券去了无数趟王府井、东风市场、前门大栅栏，可是都没货。后来是刘莹同学询问她身处广州的弟弟帮我完成任务。还有1982年夏，我大姐带小孩从内蒙古、弟弟从西安来北京一起游玩。藉同学帮助，安排他们都免费住在清华宿舍楼里长达两三周。徐静远同学把相机借给我，并教会我操弄，从而为我家人在北京聚会旅游留下美好的珍贵记忆。

现今的年轻人，看电视少了，玩手机多。参照时髦的元宇宙概念，当年的电视便是元世界。80年代中，大姐问北京卖不卖彩色电视机？我了解到，当时的彩电要进口，基本来自日本，得凭票买。感谢岳母帮我找到一票，买了一台夏普18吋，彼时算作大型彩电。那种阴极射线管（CRT）电视，厚度超屏幕尺寸。暑假坐火车先托运至银川，然后转乘长途公交车去内蒙古阿拉善。跟到银川接我的姐夫一起，在渺无人烟的黄土沟中途下车，我俩轮换背扛着大方盒电视和我的行李包，在戈壁滩上步行十几里才到家。年轻一代能想象这样的负重前行吗？

后来留学，将城乡交流演变为中外交际，包括货币兑换、礼品互赠、语言翻译等。我第一次出国，丹麦导师为我预买了德国汉莎航空的机票。去代办处确认时，柜台问我，愿不愿意改乘中国民航？我很吃惊：为什么？她说国家缺外汇，如我肯

改，就等于为中国挣到一笔外汇。要知道国家当时的外汇储备仅二十几亿美元。其实，这是我初次坐飞机，哪个都一样，何乐而不为？又有谁敢想，30年后的中国，已变成全世界外汇储备最多的国家，今年有三万多亿美元，涨了一千多倍。如今想来，我那次改乘国航飞机，相当于为中国外汇储备的第一桶金，多添了珍贵一粒。

到丹麦下飞机后，被导师接到哥本哈根一旅馆。当天导师夫妇请我吃晚饭，他们非常友好，喜欢中国文化，还点了茅台酒。中外交流这般有意思，那可是我头一次品尝这牌儿国内产的玉液神酒。几个月后我女儿在北京出生，“师母”得知后，特别订制了一把银勺子，上面还雕刻有女儿的名字，送她做出生礼物，令我十分感动。

2011年4月，我参加了化工系1977级有一百多同学回校的盛大聚会，庆祝清华100周年诞辰。那次十分幸运，抽签决定我受邀请去人民大会堂，参加由中国最高领导层出席的官方校庆活动，现场聆听国家主席、清华学长胡锦涛讲话。一位此前



2011年4月，为庆祝清华100周年诞辰，一百多名清华化工系1977级同学返校欢聚。同班同学在当年宿舍5号楼和12号楼大门口留影

不认识的年轻人，现任清华校友总会联络部部长田星燕，安排指引我去大会堂，关键时帮我解决了遇到的麻烦，才按时到达会场。对田星燕校友及清华校友总会感激有加。2018年4月，我又返校参加了清华1977级入校40周年庆典。校庆活动之一是号召级友们写文章，回忆1977年恢复高考后头一次的高考经历。我的文章《民勤县第一个清华大学生》，刊登在北美清华校友联合会的网站（NAFTHAA），有超2万的阅读量。希望继续与母校和同学们保持紧密的联系。

科研工作更需交流。出国后得知，在绿色环保领域，欧洲一直领先。当年的中国，尚未重视此事。随着不断发展，后来居上，如今中国的排污标准比加拿大严格多了，可再生能源的开发与产量名列前茅，甚至世界第一。几年前由两位清华校友发起，成立了中国-加拿大生物质能源中心，组织与帮助双方合作交流。作为成员之一，我曾到国内多家大学、研究院的生物质转化设施以及纸浆厂参观访问，报告交流。亲身感触到中国碳减排领域的实质进步，亲眼看见多处大面积的风力发电厂及光伏发电厂，倍感欣慰。

离开母校40年了，自慰此生，在全球目标一致的绿色环保、碳减排和二恶英（有毒物）控制领域略有贡献，多次获奖，包括加拿大制浆造纸工业协会的和加拿大化学工程学会的奖项。改革开放，成就了中国的逐步崛起，也为城乡及国际交流提供了无限机会。真心希望全世界人类命运共同体保持互通，合作共赢。平凡的自己，只能写点这样的散杂文字，与同学、朋友做些交流。

2022年3月8日于加拿大温哥华